

諸佛於法 得最自在
 知諸眾生 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 隨所堪任
 以無量喻 而為說法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邀請您一起來灌漑
 香光寺將於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共
 七天，舉辦「第三屆大專青年學佛營」
 屆時將有一百五十名全國大專同學參
 加，一起研修佛法，接受宗教生活的陶
 鑄，為使營活動圓滿達成，我們邀請
 您一起來灌漑這一塊青年學佛的園地，
 為明日佛教青年教育共付一份心力。
 發心大德請利用郵撥帳號〇三三〇八
 六九十四香光寺

香光莊嚴

第 18 期

Glorious Buddhism

編輯部：高雄市中區中華二路170號
 發行所：高雄市中區中華二路170號
 印刷所：高雄市中區中華二路170號
 電話：(05)2541267
 郵政掛號：Buddhist Institute of Hsiang Kuang Convent
 49-1 Hsiycho, Nei-pu
 Chu-Chi, Chia-i, 60406
 Taiwan, R.O.C.

開拓自我與創造因緣

香光寺法師應邀 至昇平國中演講

【本刊訊】六月十九日香光寺法師應嘉義縣竹崎鄉昇平國中邀請，前往該校專題演講「開拓自我與創造因緣」。

昇平國中校長邱先生，誠懇務實，於教育上不遺餘力。然眼見社會上不良風氣漸漸浸染到樸實的農村，影響青少年學子的身心與學業，他不禁深深感到痛心。他沈痛地告訴法師：一個小小的村莊就有四家電動玩具，學生輾呼朋引伴沈迷其中，有些家長甚至准許孩子吸煙……而山區的孩子由於家庭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升學意願普遍都不高，部分同學於在學期間即玩樂成性，一旦進入社會，後果著實令人擔憂。於是邱校長誠懇地邀請法師，希望能藉宗教的力量為學生開啓人生正確的知見。

香光寺住持上悟法師有感於昇平國中校長對教育之熱忱，乃秉持宗教家對當代教育的關懷，請佛學院學僧見潤法師出任演講。

在昇平國中的週會中，法師面對全體師生侃侃而談，態度和藹親切，獲致全校師生的一致好評。法師首先以一首歌——「在一天的開始」來引導同學，希望同學們在每一天的開始，都能用年輕且充滿歡喜、感恩的心來迎接一切的學習。法師列舉自己的求學經歷、古今事例及心理學家的體驗，勉勵同學，應先肯定自己的價值，千萬不要輕易地限定

孝大行 願大發 恩親報僧安法護

苑學慧安義嘉

會法恩報益蘭孟建啓度首

【本刊訊】嘉義安慧學苑應佛學研讀班同學們的祈禱，預定在國曆八月四日至六日（農曆七月三日至五日）首度啟建「孟蘭盆報恩法會」。此次法會以「發大願、行大孝、護法安僧報親恩」為主題，觀導大慈能法地地菩薩大願度親的懿行，供僧報恩，以破除民間「鬼月」的迷信與中元普度大拜拜的修風。

此次法會以頂禮「地藏寶懺」為主，藉由懺文的唱誦引導大眾體認諸佛菩薩不忍眾生苦的悲願，進而反省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虔誠發露懺悔令身心清涼自在。八月六日下午舉行皈依儀式，並放大蒙山施食，將其修功德迴向，祈善信祖福宗親往生淨土。

深願悲法弘世入 群入福造 益公心熱

師法因悟 · 寺光香

揚表府省受別分

【本刊訊】七十七年度台灣省熱心公益績優宗教團體及宗教人士表揚大會，於五月廿七日假省立台中圖書館中興堂舉行。香光寺及住持上悟下因法師分別榮獲省政府頒發表揚。

香光寺的法師們歷年來在「悟下因法師的領導下，本著入世的精神，勤力從事各項社會公益及文化教育事業，並依著各年齡層不同的需要而給予佛法的教育，諸如為培養大專青年人文素養、宗教情操的大專青年學佛營與春令佛學講座；為塑造兒童健全人格與活潑心靈，舉辦了兒童禮儀營、才藝營，還有為使佛法深入家庭，專為婦女而設計的婦女營；近年來有鑑於社會大眾對佛法清涼法味渴求的殷切，更有佛學研讀班的創辦，透過有系統的教學活動，將佛法傳播給社會大眾。此次香光寺再度獲此殊榮，這不但是香光寺的榮譽，更是社會大眾對佛教積極入世的肯定與鼓舞。

【本刊訊】七十七年度台灣省熱心公益績優宗教團體及宗教人士表揚大會，於五月廿七日假省立台中圖書館中興堂舉行。孟蘭盆法會緣起於目犍連尊者於七月十五日供佛齋僧，將此功德迴向救度母親脫離餓鬼之苦的典故。此外，七月十五日亦是佛制僧伽三月結夏安居圓滿的日子，善信藉供佛齋僧，不但得以廣植出世福田，並表達了佛弟子慎終追遠的無盡孝思。這次法會活動，除因應世間，提供佛教的修持外，更希望經由弘揚供僧的正見，引發人們報恩孝行，提振現代社會中逐漸失落的孝道觀念，進而發揮宗教化世導俗的功能。

法會時間：八月四—五日十九時三十分
八月六日五時起

你也應該知道

那個沒有陽光的日子

六月四日，在中國是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

歷時一個多月渴求民主的有形吶喊，在共黨政權一聲令下，「人民解放軍」的裝甲車開進天安門，隨著一個個年輕、無畏的身軀迸出鮮血的當下，便頹然消聲。眼見自由女神化為粉末的剎那，中國的歷史再度陷於恐怖、絕望、無止盡的暴力輪迴之中。曾有人慨歎暴政甚於禽獸噬人，也有人驚訝此項殘殺之失卻理性較之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希特勒的謀殺針對著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猶太人，而中共公然屠戮的竟自己的子弟、國家的精英、手無寸鐵以和平方式爭取自由的青年！

天安門事件因著許多外國記者的報導而公諸於世，震撼寰宇，引發本刊重新檢視另一件血腥鎮壓，那就是今年三月間發生在西藏的抗暴事件。它雖因中共事先封鎖消息而鮮為人所注意，但兩次事件相隔只有三個月，自不難見中共屠殺成性一斑了！

三月五日對西藏同胞而言，也是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

三月五日，原是西藏傳統中「傳召大法會」的歡欣日子，「傳召大法會」是藏族表達傳統文化的慶典。不幸的是，藏胞們分別在去年和今年的這一天都遭受了中共的血祭。尤其今年，在西藏抗暴三十週年前夕，中共再度利用大量軍警，向著齊聚在拉薩大昭寺前的藏胞展示淫威，數百人因此傷亡，拉薩實施戒嚴，西藏三十年來最慘烈的一次流血抗暴事件於焉形成！

民國四十年，中共以「和平解放」的謊言進逼西藏，西藏同胞即生起極大的反感。四十八年三月十日，中共武裝部隊作意濫殺為保護達賴喇嘛而湧上街頭，拉薩人民，更令全體藏胞決意抗暴。但這次抗暴中，數以萬計的藏胞喪生於炮火中，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數十萬藏民更拋棄家園流落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地。從此，類似的大小暴動就不曾間斷。這一連串浴血揮灑的努力，竟使得原享有「佛教聖地」美譽的佛國淨土，淪為悲慘苦難的人間地獄！

由以上兩件相同的事實，我們不禁要探討：類似爭取自由民主的抗暴與武力鎮壓的無盡迫害，其間的抗衡，將胡於底止？

引發如此奮戰與批判鬥爭的癥結又是什麼？

據報端披露，中共反復宣傳：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等人是反革命份子，如果他們得逞，共黨和民族將死無葬身之地。中共這項自白除反映其內心的畏懼外，亦可令人明白中共政權實是一種以統治壓迫為出發點的極端不合理的極權政治，相對的，民運的學生何其無辜！他們只是希望中共政權開放溝通管道，期望政府坐下來聽聽人民與學生的心聲！

弗洛姆說：極權主義思想家相信人性是固定不變的，而且用這種假設證明其倫理體系和社會制度絕對不可改變。中共即以肯定人性不變為前提，不允許共產制度有任何變異，一旦發現異己或思想特殊者，自然予以箝制。但，人性真是固定不變的嗎？表面上，人往往能暫時適應壓制性的文化環境，極權主義者也因此獲得權利欲的滿足，且更相信人性是不變的。但正如斯賓諾莎所說：「每件東西就其本身而論，都在爭取、維持自身的存在。」維護自己，並肯定、堅持生命的尊嚴是人的特質，它使人類在面對壓制性的文化形態中產生衝突，一旦壓制超過某種適應限度，衝突達於極點，人性的覺醒便要為自身及人類權利高呼出「以和平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而起而奮鬥了。

由六四天安門暴力的始末與西藏的抗暴事件，提醒我們切記：依人本的立場來說，人生而為「人」，即具有「人」普遍共通的特質——爭取生命的無限尊嚴、維持生存的最大意欲。共產極權對人性的主張卻正與此相違，他把活生生的人當成「物」一般奴役、控制，否決了人的尊貴——有思想、有情感、有信仰、有理性、有智慧，也泯滅了人的實存價值及追求平等自由、創造安樂淨土的意願，更暴露出物類相殘的獸性。這人性、獸性間的拉鋸正是造成國內、國外乃至世界各地爭自由、爭民主的癥結！除非共產主義的執行者從「人」的立場出發，否則類似「六四事件」的悲劇、「西藏的抗暴」將永無休止的在各地重演，種種血腥的事實亦將匯入人類歷史的大河。

六月四日，那個沒有陽光的日子，噬嚙著人類的心靈，是永不磨滅的創痛！

紫竹林精舍孟蘭盆法會共修

報五	恩蘭	法會	會盆	國曆	農曆	星期	備註
8月14日	8月13日	8月12日	8月11日	8月5日	8月6日	六	受持八關齋戒
一	日	六	一	六	六	六	頂禮地藏寶懺 召請先亡暨冤親債主 虔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授三皈
							誦地藏經·大蒙山懺迴向

啟事

本刊17期因初次採用電腦排版，諸多疏漏，敬請見諒。

編輯組

袈裟之歌

見弘

沈淨粉妝
褪下華服
一襲清明裡
一襲鳩鴿
赫然是
本來面目

一方方福田
於天地間展開
縱橫阡陌
交織著慈悲、智
行、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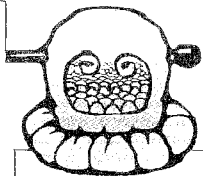
迎兩袖清風入懷
披你，
在無悔路上——

六度
八正道
渴倦時
是重生的資糧
且持鉢化去
任袈裟飄飄

從此
孤身千帆 縱萬里
一鉢度盡 萬戶緣
不惜芒鞋踏破
但誓讓
清淨蓮種
遍十方

木魚

觀外隨不永雋著有都魚木類一每
是正音聲的以，命生的舊老
！歌之輟休不永來以古互



子愚

「夕夕夕夕夕……」午后的寺院響起木魚的輕唱，它吸引著我使我不由自主的走向大殿。只見一位法師低眉斂目地敲著木魚。香雲自爐中熾熾升起，沁鼻的沈檀繚繞著整個殿堂，寧靜的聲音在燭燭煙中自成一股攝人心神的韻律……

「那是什麼聲音？」我拉著媽媽的手問。媽媽告訴我那是對面阿婆誦經的聲音。「阿婆誦經為什麼是『夕夕夕』的呢？」

「傻孩子！那是阿婆敲木魚的聲音啊！」

「木魚」便成我童年時陌生而又親切的名詞。在個人的了解中，木魚的形狀並不是非常圓，大小也不全然相同，只是通常所見大都是塗了紅漆，間雜著金、黑色線紋成鮮明的圖案。然而木魚既名為「魚」，外表為什麼那麼圓鼓呢？既刻上鱗甲又為什麼看不出魚的形狀？難道木魚不是用木頭雕成的「魚」嗎？

「看你如此好奇的樣子，對木魚有興趣嗎？」知客法師不知何時走近我，用慈祥的語氣說著。

我點點頭說：「既然叫做『木魚』，為什麼不是『魚』的形狀呢？」

「在最初，木魚的形狀的確是一種直挺的長形。它又被稱為『梆子』或『魚板』，一般懸掛在寺院的齋堂或庫房走廊下，是用來集合大眾的。後來才慢慢演變出圓形的木魚，這種木魚則是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則是在左手拿魚，右手拿槌，兩手都只用拇指、食指和中指，這個時候魚槌和木魚的位置恰好向上平胸，類似合掌的樣子，所以也叫做『合掌的木魚』。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兩歲半的女孩模倣她媽媽責備的話，對著剛從外面進來的父親說：「爸爸，你尿尿不說，就要打你！」

「你如此好奇的樣子，對木魚有興趣嗎？」知客法師不知何時走近我，用慈祥的語氣說著。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敲擊時，必須全神貫注，用力平穩，才不致於忽輕忽重，讓人心無法安定。當由緩入急時，須平緩地加速

見函



關懷

又催的，孩子便畏縮、逃避，久了自然就變成尿褲子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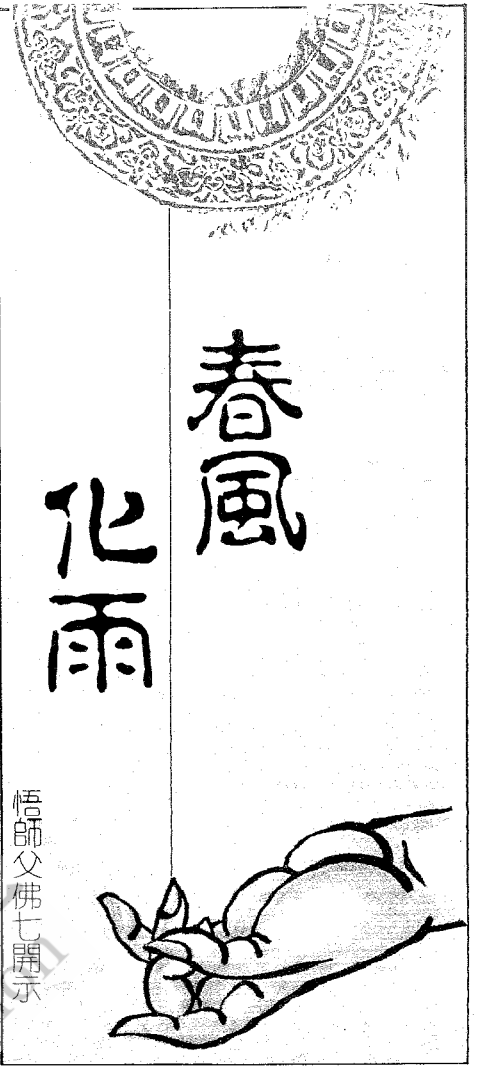
充分準備好育兒的認識與心理調適。而在幼兒成長中，父母親的親子觀念、教育子女的方法，父母親角色功能的發展，都是直接影響其是否能活得安全、有自信的重要因素。

佛教圖畫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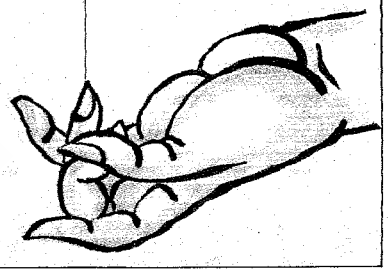
近來，由於有識者的倡導，益以知識的普及，正信的佛教如甘露般滋潤了現代人枯澀的心靈。

佛敎圖畫的內容相當豐富，所跨的領域相當廣泛，種類繁多，除上述據本生譚、佛經內容顯以圖相者外，也有被供奉的各種佛事圖、描寫山寺風景的山寺圖，一時遺興意趣之作的雜類圖，就是舉行佛教最盛大法會之一的水陸法會也有水陸圖……等等，其中不乏當時的衣著風俗、生活描寫等。因此觀賞佛敎圖畫時，有必要去了解其題材內容，並從佛敎經典或佛敎傳記中考證其淵源，才能更深刻細細地體悟其特定意義與精神。



春風化雨

悟師父佛七開示



「觀無量壽經」

行願品則是五經一論，今天提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觀無量壽經」的一段，來和大家討論。

打坐時要將舌頭抵著上顎，氣從中脈下來，才能相通，不僅是打坐，連走路亦如此，訓練自己的腳掌與大地完全相接。坐時要平穩，把最端正的姿勢坐出來，如果坐墊不穩就要換；坐得若不平穩，脊椎將會受傷或扭曲。今天第一天，大家先調身，坐時不要前傾，壓住胸部無法呼吸，脊椎坐挺。就是短時間的靜坐，外在的相應條件也要特別注意，這就是修身，是基礎的修持。

「觀無量壽經」的緣起，是由於阿闍世王受了提婆達多的煽動，竟篡奪王位，而把他的父王頻婆娑羅王幽禁起來。頻婆娑羅王是佛陀的大護法，遭逢了如此一個作逆不孝的兒子，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他的皇后韋提希夫人在痛苦絕望之餘，請求佛陀為她開示生命安穩的歸宿，佛陀便告訴她：心念阿彌陀佛名號，親觀阿彌陀佛相和佛陀世界的清淨莊嚴，專心一意地與阿彌陀佛的世界相應就可以進入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這就是後世淨土法門的起源。

苦難中的光明

念佛法門專於念佛，氣較有出入，所以不強調急走。如果在禪堂，坐時是不出聲的，為訓練坐也禪，行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因此，跑香就跑得很快。佛七則只有晚上大迴向時才跑西方。大家念佛要念出聲且念得綿綿密密，自己由聽自己的念佛聲音攝受心念，大眾彼此則在佛聲中相互攝受。

由這個緣起典故，個人深刻地感受到，在人類面臨痛苦深淵的時候，法門的出現是出現一道曙光及開闢另一個世界。在人生的旅途上，每個人都有遭遇絕望的機會，也會遇到突不破的關卡。對阿闍世王來說，因提婆達多的蠱惑而生起因父之心，是他人生的一個危機陷阱；對頻婆娑羅王及韋提希夫人來說，阿闍世王的表現也是他們生命的困境，於是我一直在想：我們每個人都會出現的「關卡」何其多？它又在哪裡？

我們受持的是彌陀淨土法門，既是修習這個法門，就要知道溯源，而最直接的便是從經典中尋找。以淨土法門來說，它的代表經典是三經一論，如果再加入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和普賢

我出家之後，第一次感受到生離死別的震撼是父親的去世。在他彌留時，我守在病榻前，他那雙無神無奈的眼睛一直盯著我。面對他的不忍、不肯離去，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幫他擦擦臉

是「死亡」——某一天的某一個時刻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縱有再多的奉獻、再強的能耐、再大的發心，終不免一天天地走向死亡，結束這一期生命，又進入另一期生命。

淨土法門非常突顯、非常強調的就是——死亡等在一刻，你要把「死」常常牢記在心頭，因此它相當清楚地突顯宗教的特質。同時，我們常會作各種計劃——三十年後的我、十年、三年；或是什麼時候的我要做××事，就要常提醒有一個「終點」等。在下一刻，從此推算我這輩子要做什么？我的關卡在哪裡？我要如何去突破？進而坦然去面對生命的真實——人都要死，問題是怎麼死？……

「親近彌陀與諸上善人等」大善知識聞法要，修習菩提善法；然後，還要再回來，共同建立這個世界。既然還要再回來，所以，更要珍惜現在生活的每一刻，觀察現下這個世界的苦難在哪裡？佛法怎樣解決這些苦難？其方法又為何？總不希望回來的下一世，要出家沒有人可以接引我等，更何況彌陀大願的完成，就應從此時此刻當下的世界開始，往生極樂的修學是去深進。所以，人的關卡不必是絕望，死亡並不等於斷滅，因為還要再回來。首先穩定當下，看清楚每一念頭，要積極地建設我所存活的這個世界，使它更加清淨、莊嚴。這是我覺得科技越發達，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世界間的相關性越來越清晰，修持彌陀淨土法門也能提供這樣的信念。

淨土法門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理則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們每一念的佛號，都是從內心所流露出來的，念佛當下的每一念都能與佛相應，所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只要念得分明，念念當下都是阿彌陀佛，這是「眾生皆有佛性」的註腳，也是淨土法門內蘊的教法，但是，淨土法門有待商榷也在這裡，為什麼？眾生皆有佛性，念佛的當下心都是阿彌陀佛，可是，回到現實世界時，我們不是每一念都是阿彌陀佛？人世間那麼多的苦迫、嫉妒、貪愛、嗔恚等煩惱一直存在著，可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並不說明現在就已經沒有煩惱，沒有造業，我們永遠要精進不懈，因為不管是自己、別人或是彼此存活的世界永遠有無窮無盡無邊的不圓滿，需要不斷地去開發、突破與覺悟。

再回來

彌陀淨土法門除了提供對生命終點的認識與肯定外，它還提醒了我們生命另一層源源不斷的動力——往生極樂，乘願再來。發願往生不是為享樂、享福，而是向上心力、願力的再提昇、再修

許之後，她開始南北參學的生活，聽經學律，日以繼夜，孜孜不倦，奔波於道……

淨土法門最難的，也是最高的理則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們每一念的佛號，都是從內心所流露出來的，念佛當下的每一念都能與佛相應，所謂「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只要念得分明，念念當下都是阿彌陀佛，這是「眾生皆有佛性」的註腳，也是淨土法門內蘊的教法，但是，淨土法門有待商榷也在這裡，為什麼？眾生皆有佛性，念佛的當下心都是阿彌陀佛，可是，回到現實世界時，我們不是每一念都是阿彌陀佛？人世間那麼多的苦迫、嫉妒、貪愛、嗔恚等煩惱一直存在著，可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並不說明現在就已經沒有煩惱，沒有造業，我們永遠要精進不懈，因為不管是自己、別人或是彼此存活的世界永遠有無窮無盡無邊的不圓滿，需要不斷地去開發、突破與覺悟。

所以彌陀淨土法門歷來難為許多人信仰，但常常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只有念佛求生，這是不夠的，它必須要精進不斷地自我開發，也就是說，除了「信」之外，還要加進「解」和「行」，才能有「證」。因此，淨土的易行便在信仰即可得度，可是信仰的當下，對佛的義理就要努力踐

行，要調整自己的心行與彌陀的願行相應。而這些要靠聽聞聖教、親近善知識、思惟法義以及從經教中去印證何者是善法，作意自內心世界去找到使它落實的地方。

崇行錄

法空

比丘尼

／見曦譯

法空比丘尼，唐朝宣州人氏，俗姓韓

法師從小就好樂佛法，並屢次向父母訴說修行生活的嚮往。父母見她小小年紀，卻心慮虔誠、一心向道，也不忍拂逆她。因此她就辭別雙親，在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的建安寺剃染出家。稍長，並於祇洹寺求受具足大戒。受戒後，仍回建安寺依師修學。在寺院的修行生活中，除學習常住執事之外，輒誦持法華經以為定課。

過了幾年，她希冀修道生涯能有突破性的進展，想到古德參方，多能增廣見聞開拓見地，於是，求得師父上人的允

許之後，她開始南北參學的生活，聽經學律，日以繼夜，孜孜不倦，奔波於道……

善業的助行」。道超因此便再降人間，廣施文殊菩薩的教化。

因著這段事跡，法空比丘尼得到深刻的啟示，而倍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心中生起一股希有難得的清淨信心。這一股清淨信心竟使他若有所悟：多年來，自己孤獨禪修，問途於途，然而無始生死，流轉三界，總不出於自心，一切善業、惡業皆是由心所造啊！體得修道的要旨，明白修行要由心地上下功夫之後，她更熱切的希望有人指導心地法門。於是她發起朝禮五台山的大願，期於至誠禮拜中，能感得文殊菩薩垂慈接引。

不久他就聯絡上與她一樣出家為尼的親妹妹，二人偕伴同往五台山行去。就在憲宗元和四年間，他們遍禮了五台山各大主峰，也親睹不可思議的種種化現，然而聖人何在？聖跡與我何干？道眼未開，總是無法坦然自在啊！旅途的艱辛加上覺道無著，她不禁黯然神傷了：一天，他們來到位於華嚴寺西北的三泉院附近，暫時在林蔭深處的樹叢中歇腳，這時一位老者步履蹣跚迎面而來，並向他們求水解渴。老人喝過水後，對著法空比丘尼說：「你應該在這裡長住

弟弟子請舍利以充供養。」